

後漢紀

六
乙
十

後漢紀年

後漢光武皇帝紀卷第六

表其宏

七年春正月丙申詔天下繫囚非殊死者一切勿治是時海內新安民得休息皆樂吏職而勸農桑風俗和同人自修飾上惟王莽僞薄之化思有以改其弊於是黜虛華進淳朴聽言觀行明試以功名實不相冒而能否彰矣又念前世園陵太盛王侯吏人轉相倣競乃下詔曰世俗不以厚薄爲鄙陋富者過奢貧者殫財刑法不能禁禮義不能止倉卒以來乃知其咎布告天下令知忠臣孝子薄葬送終之義癸亥晦日有蝕之詔曰陰陽錯謬日月薄蝕百姓有過在于一人其赦天下公卿百寮各上封事無有所諱舉賢良方正各一人於是馮衍

上書陳事一曰顯文德二曰褒武烈三曰修舊功四曰招俊傑五曰明好惡六曰簡法令七曰差祿秩八曰撫邊境書奏上將召見之後以讒不得入

袁宏曰夫讒之爲害天下之患也闇主則理固然矣賢君而讒言不絕者豈不衰哉夫人君之情不能不形於外夫好惡是非之情形於外則愛憎毀譽之變應於事矣故因其所好而進之因其所惡而退之因其所是而美之因其所非而疾之惡於無嫌之地而人主不必悟者讒人之所資也夫讒人之心非專在傷物處之以忠信其言多害也何以知其然夫欲合主之情必務求其所欲所惡者一人所害者萬物故其毀傷不亦衆

乎若夫聲色喜怒之際虛實利害之間以微售其言焉
可數哉是以古之明君知視聽之所屬不能不關於物
也知一己之明不能不滯於情也求忠信之人而置之
左右故好惡是非之情未嘗宣於外而愛憎毀譽之言
無由而至矣二月癸亥晦日有蝕之是時宰相多以功
舉官人率由舊恩天子勤吏治俗頗苛刻因是變也太
中大夫鄭興上疏曰臣聞國無政不用善則取謫于日
月之灾故政不可不慎也其道務三而已一曰擇人二
曰因民三曰從時此應變之要也昔在帝堯洪水滔天
帝求俾乂嶽曰鯀哉帝知鯀不可然猶屈已之是從嶽
之非重違衆也昔齊桓公避亂於莒鮑叔從焉旣反國

鮑叔舉管仲桓公從之遂立九合之功晉文公奔翟從者五人既得晉國將謀元帥趙衰以郄穀爲閹禮樂敦詩書使將中軍而五子下之故能伏彊楚於城濮納天子於王城今衮職有闕朝論輒議功臣功臣用則鮑趙之舉息矣願陛下上師陶唐下覽齊晉以成屈已從衆之德以濟羣臣舉善之美臣聞上竭聰明則下懼其罪故曰者君象也月者臣象也君威亢急則臣道迫促願陛下畱神寬恕以崇柔克之德不從興字少贛河南開封人嘗從劉歆學講議歆美其才學者皆師之興旣之涼州坐事免會赤眉作亂東道不通興乃歸隗囂囂貳於漢興每匡諫言辭懇至囂雖內不能悅而外相崇禮

興求歸葬父母蹕不聽而徙舍益祿興見蹕曰昔嘗同僚故歸骸骨非敢爲用也求爲先人遺類耳幸蒙覆載得自保全今乞骸骨而徙舍益祿興聞事親之道生事之以禮死葬之以禮祭之以禮奉以周旋不敢失墜今爲父母乞身得益祿而止是以父母爲請也無禮甚矣將軍焉用之蹕曰幸甚乃爲辦裝使與妻子俱上聞興歸徵爲太中大夫光祿勳杜林上書薦興曰執義堅固敦於詩書好古博物見疑不惑宜侍帷幄以益萬分於是敬異焉每朝有大議輒訪問興上嘗以郊祀事問曰欲以讖決之何如興對曰臣不爲讖上怒曰卿不言讖非之邪興曰臣於書有所未學而無敢非上乃解曰言

不當若是邪興數言事文辭溫雅然以不合旨又不善
讖故不得親用有子曰衆以才學知名其後皇太子及
山陽王因虎賁將梁松束帛聘衆衆謂松曰太子儲君
無外交之義漢有舊制藩王不得私通賓客遂辭不受
松曰長者意不可逆也衆曰犯禁得罪不如守正而死
太子及王聞之嘉而不彊及梁氏敗賓客多坐之衆不
染於辭夏五月前將軍李通爲大司空秋隗囂遣步騎
三萬侵三輔耿弇遣數百騎與戰爲囂所破囂將分兵
取枸邑馮異聞之馳據其城諸將皆曰虜兵乘勝不可
爭鋒異曰若虜得枸邑則三輔動矣攻者不足守者有
餘今先據枸邑以逸待勞非所謂爭鋒也遂馳入枸邑

閉城偃旗鼓。詔將不知且來攻城。異擊鼓建旗成列而出。詔軍亂遁。異大破之。追奔數十里。於是北地諸豪帥相率而降。諸將多有言功者。異獨默然。上璽書勞異曰。拘邑孤危。亾在旦夕。諸將狐疑。莫有先發。將軍獨決奇算。摧敵殄寇。功如丘山。猶若不足。雖孟反後。入無以過也。今遣太中大夫賁醫藥殯殮之具。以賜吏士。其死傷者。大司馬已下親弔問之。以崇謙讓。於是三軍之士莫不感悅。

袁宏曰。謙尊而光。於是信矣。馮異能讓三軍。賴之善乎。王之言謙也。楊朱有言行賢而去自賢之心。無所往而不美。因斯以談聖莫盛於唐虞。賢莫高於顏回。虞書數

德以克讓爲首仲尼稱顏回之仁以不伐爲先邾至矜善兵在其頸處父上人終喪其族然則克讓不伐者聖賢之上美矜善上人者小人之惡行也司馬法曰苟不伐則無求無求則不爭不爭則不相掩由此言之民之所以和下之所以順功之所以成名之所以立者皆好乎能讓而不自賢矣夫人君者必量材任以授官參善惡以毀譽課功過以賞罰者也士苟自賢必貴其身雖官當才斯賤之矣苟矜其功必蒙其過雖賞當事斯薄之矣苟伐其善必忘其惡雖譽當名斯少之矣於是怨責之情必存於心希望之氣必形於色此矜伐之士自賢之人所以爲薄而先王甚惡之者也君子則不然勞

而不伐施而不德致恭以存其德下人以隱其功處不
避汙官不辭卑唯懼不任唯患不能故力有餘而智不
屈身遠咎悔而行成名立也且天道害盈而鬼神福謙
凡有血氣必有爭心功之高者自伐之責起焉故宋公
三命考父偃僂晉師有功士燮後歸孟側殿軍策馬而
入三卿謀寇冉有不對其所以降身匿迹如此之甚

誠知民惡其上衆不可蓋也夫逆旅之妾惡者自以
爲惡主忘其惡而貴焉美者自以爲美主忘其美而賤
焉夫色之美惡定於妾之面美惡之情變於主之心況
君子之人有善不敢識有過不敢忘者乎其爲美亦以
弘矣故揚子之言足師逆旅之妾足誠也

八年春正月來歙自陽城將二千人斬山開道徑至略陽襲蹇將金梁等殺之因保其城上聞之喜甚左右怪上數破大敵今得小城何足以喜上以略陽蹇之所阻腹心已壞則制其支體先是吳漢諸將在長安者兵雖盛以梁屯守不得上隴及梁死歙據略陽乃爭馳赴之上以爲蹇失所恃矣亡其要城勢必悉以精銳來攻曠日久圍而城不拔士卒頓弊乃可乘危而進皆追漢等還蹇果自將數萬人攻略陽激水灌城晝夜攻歙歙率勵吏士同心固守數月不拔蹇衆疲弊夏閏四月上西征至漆議者以爲車駕不宜入險且遣諸將觀虛實議未定會馬援夜至勸上曰蹇衆瓦解兵進必破以米爲

山谷於上前指衆軍所入處上笑曰虜在吾目中矣車
駕遂進竇融與五郡太守將步騎數萬輜重五千兩與
上會第一上置酒引見融等待以殊禮蹕衆大潰城邑
皆降蹕將妻子保西州吳漢岑彭引兵追守之蹕將王
元入蜀上嘉融功以四縣封融爲安豐侯融弟友爲顯
親侯於是以次封竺曾爲助義侯梁統爲歸義侯史苞
爲褒義侯庾均爲輔義侯辛彤爲扶義侯旣而皆遣還
西融兄弟並受爵位久專方面懼不自安數上書求代
上不許蜀人聞蹕敗百姓震動成都郭外有秦時舊
倉王莽以來常空公孫述乃詐使人言下倉出穀積如
山陵百姓空市廛往觀之述乃會百官問曰下倉竟出

穀乎對曰無有述曰言隗王敗亦復如此矣欲以此安衆心者也蜀人荆邯說述曰兵者帝王之大器古今所不能廢也昔秦失其政豪傑並起漢祖無前人遺迹立錐之地起於行陣之間身自奮擊與項羽戰大小百餘軍破身困者數矣然猶不止故軍敗復合創愈復往何則前死成功愈於就滅亡也隗躡遭遇運會割有雍州兵彊士附威加山東時漢更始復失天下衆心引領四方瓦解躡不及此時以爭天命而退欲爲西伯之事尊師章句賓友處士偃武息兵卑辭事漢喟然自以爲文王復生也今漢帝釋西顧之憂專精東伐四分天下而有其三則西州豪俊咸居心於山東間相聞至於五

分而有其四則舉兵伐之遂以屠潰是則然矣若天水
已平漢九分天下而有其八陛下以梁州之地內奉萬
乘外給三軍百姓愁困不堪上命將有王氏自潰之變
臣之愚計以爲宜與漢和親不者當及天下之望未絕
豪傑尚可驅動急以時悉發國內精兵令田戎據江陵
臨江南之會築壁堅守傳檄吳楚則長沙以南必隨風
而靡令延岑出漢中定三輔天水隴西拱手自得如此
海內震搖冀有大利也述欲從其言蜀人及述兄弟以
爲不可述遂止延岑等數請兵願立功終疑而不聽由
是皆怨唯公孫氏任政述性酷急數誅殺察於小事如
治清水而已少爲郎習漢家制度出入法駕鸞旗旄騎

置陳陞戟輦出房闥又立其兩子爲王食犍爲廣漢各數縣或諫曰成敗未可知戎士暴露而王愛子示無大志述不勝情卒皆王之潁川盜賊起京都騷動秋八月上還洛陽謂執金吾寇恂曰卿著威信於潁川獨卿能平之從九卿復爲二千石以憂國可也恂對曰潁川聞陛下西征以爲隴蜀未定故狂狡乘間相誑誤耳如陛下升輿南面臣願執銳在前賊必惶恐歸死即日車駕南轅至潁川盜賊悉降百姓遮道曰願從陛下復借寇君一年上乃畱恂潁川撫吏民受餘降冬十一月公孫述將救蹕乘高卒至漢兵未及陣蹕得逃出入冀漢軍食盡吳漢岑彭燒輜重歸長安天水諸縣復反爲蹕十

二月高句麗王遣使奉貢東郡濟陰盜賊起大司空李
通橫野將軍王常率舟師擊之上以耿純威信著於衛
地即拜純爲太中大夫與兵會於東郡東郡聞純入界
盜賊九千餘人降兵不戰而還璽書復以純爲東郡太
守

九年春正月征虜將軍祭遵薨遵忠蓋廉潔毀已財爲
國賞賜皆以賑吏士身寢布被妻子惡衣食上以是重
焉雖在軍旅其所進禮皆儒術之士讌會遊處必雅歌
投壺遵喪至河南詔遣百官詣喪所上乃素服臨之望
城舉音哀動左右旣還復幸城門過其車騎涕泣不能
已詔河南尹護喪事大司農給其費喪禮成復臨祠以